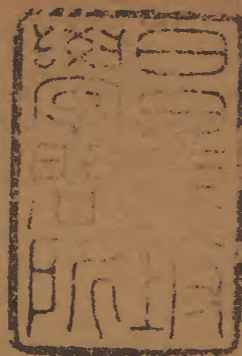


朱子學的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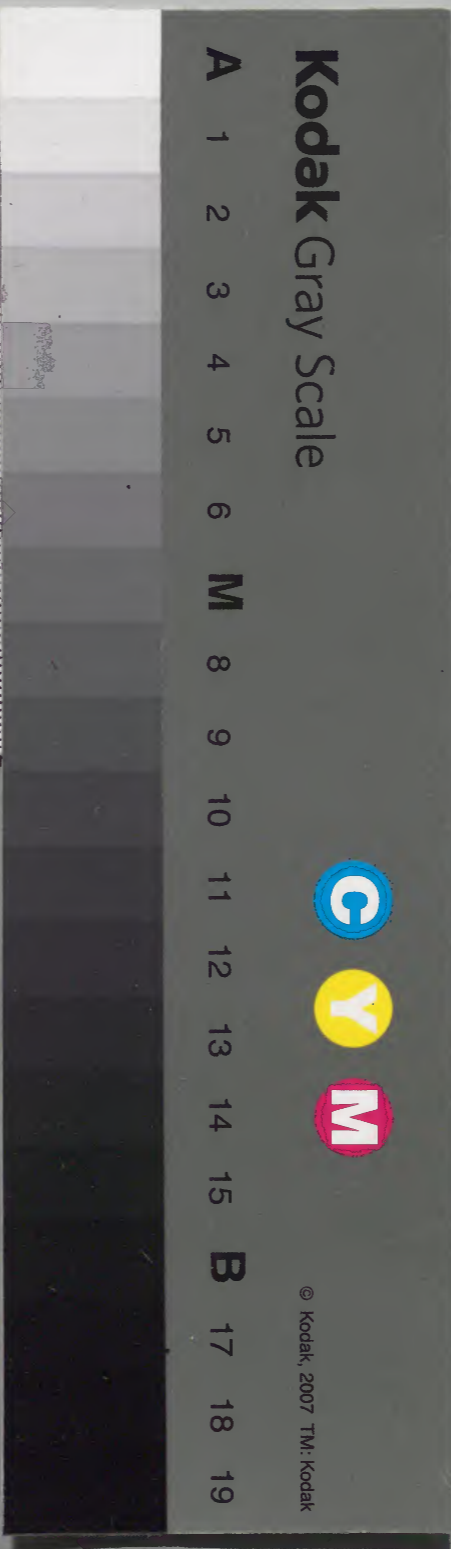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九	四	三	九
函	號	類	
一	四	二	冊

內閣文庫			
九	四	三	九
函	號	類	
一	四	二	冊

理學全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439
冊數	142 (118)
函號	299 47



朱子學的卷下

瓊臺丘 濬仲深編輯

儀封張伯行孝先重訂

上達第十一

朱子曰：聖人只是理會下學而自然上達。

朱子曰：太極者理也。陰陽者氣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氣行而理亦行。太極立則陽動陰靜而兩儀分。兩儀分則陽變陰合而五行具。五行者質具於地而氣行乎天者也。

朱子曰：天地之間一氣而已。分而為二則為陰陽而五行

淺草文庫

造化萬物始終莫不管於是焉

朱子曰陰陽非道也一陰又一陽循環不已乃道也問

一陰一陽之謂道便是太極否曰陰陽只是陰陽一本作道一乃

是大極陰陽只是一氣陰氣流行即為陽陽氣凝聚

即為陰非直有二物相對也陰陽若論流行底則只

是一箇對待底則兩箇如日月水火之類皆是兩箇一

氣氣之分即一氣之運天地變化不為無陰然物之

未形則屬乎陽物正其性不為無陽然形器已定則屬

乎陰張忠定公云公事未著字以前屬乎陽著字以後

屬乎陰似窺見此意

一本作二氣之分

朱子曰金木水火土雖曰五行各一其性然一物又各具  
五行之理不可不知五行之序木為之始水為之終  
而土為之中又曰天地生物先輕清以及重濁水火二  
物在五行最輕清金木次之土最重濁

朱子曰盈天地之間莫非太極陰陽之妙聖人於此仰觀  
俯察遠求近取固有以超然默契於其心矣問太極  
便是人心之至理朱子曰事事物物各有箇極是道理  
之極至或曰如君之仁臣之敬便是極曰此是一事一  
物之極總天地萬物之理便是太極

朱子曰動靜相循如環無端而聖賢之學必主乎靜蓋火

之宿也。用之壯，水之滂也。決之長，其理然也。

朱子曰：靜極而動，聖人之復；惡極而善，常人之復。問一陽之復，在人言之，只是善端萌處；否曰：以善言之，是善端方萌處；以惡言之，昏迷中有悔悟，向善意便是復。

朱子曰：天地之化，往者消而來者息，非以往者之消復爲來者之息。

朱子曰：始者氣之始，生者形之始。乾男坤女當爲氣化之人化，其下化生萬物，乃爲形化者耳。天之生物，有有血氣知覺者，人獸是也；有無血氣知覺而但有生氣者，草木是也；有生氣已絕而但有形質臭味者，枯槁是也。

是雖其分之殊，而其理則未嘗不同。

朱子曰：天下之物無一物不具天理，所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舉目無不在焉。道之流行，發見於天地之間，無所不在；在上則鸞之飛而戾于天者此也，在下則魚之躍而出于淵者此也，其在人則日用之間，人倫之際，夫婦之所知所能，而聖人之所不知不能者亦此也。這道體浩浩無窮。

朱子曰：大而天地之終始，小而人物之生死，遠而古今之世變，只是一箇盈虛消息之理。

朱子曰：鬼神者，造化之迹；神者，伸也；鬼者，歸也，以其歸也。

又曰鬼神自有迹者言之神只言其妙而不可測天地間如消底是鬼息底是神生底是神死底是鬼四時春夏為神秋冬為鬼人之語為神默為鬼動為神靜為鬼呼為神吸為鬼鬼神二事古人誠實於此真見幽明一致如在其上下左右非心知其不然而姑為是言以設教也叔恭問何謂二氣良能曰屈伸往來是二氣自然能如此陳安卿因說鬼神曰鬼神事自是第二着無形影難理會且就日用緊切處做工夫

朱子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子思此三句乃天地萬物之大本大根萬物皆從此出人若能體察方見聖賢所說道理皆從自己胸中流出不假他求易言繼善是指未生之前孟子言性善是指已生之後雖曰已生然其本體初不相離也情有善惡性則全善未發之前氣不用事所以有善而無惡性善故人皆可為堯舜必稱堯舜所以驗性善之實性本善故順之而無不善本無惡故反之而後為惡非本無定體而可以無所不為也

朱子曰命只是一箇命有以理言者有以氣言者天之所以賦與人者是理也人之所以壽夭窮通者是氣也理精微而難言氣數又不可盡委之而至於廢人事故聖

人罕言之也。聖人不言命。凡言命者皆爲衆人言也。到無可奈何處始言命。如曰命也。是爲景伯說。如曰有命。是爲彌子瑕說。聖人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未嘗到無可奈何處。何須說命。

朱子曰。天有春夏秋冬。地有金木水火。人有仁義禮智。只是四件。問元亨利貞自有次第。仁義禮智因感而發。則無次第。朱子曰。發時無次第。生時自有次第。問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曰。須先識得元與仁。是箇甚物事。更就自家身上看。甚麼是仁。甚麼是義。禮智。

朱子曰。健順之體。卽性也。合而言之。則曰健順。分而言之。則曰仁義禮智。仁禮健而義智順也。問仁義體用。動靜何如。曰。仁固爲體。義固爲用。然仁義各有體用。各有動靜。禮者仁之著。智者義之藏。

朱子曰。父子之親。兄弟之愛。固性之所自有。然在性中。只謂之仁。而不謂之父子兄弟之道也。君臣之分。朋友之交。亦性之所有。然在性中。只謂之義。而不謂之君臣朋友之道也。推此言之。曰禮曰智。無不然者。

朱子曰。四端之信。猶五行之土。無定位。無成名。無專氣。而水火金木無不待。是以生者。故土於四行無不在。於四

時則寄旺焉其理亦猶是也

朱子曰惻隱羞惡心也能惻隱羞惡發揮之至於仁義不可勝用者才也才出於氣氣清則才亦清氣濁則才亦濁

問意志朱子曰橫渠云以意志兩字言則志公而意私志剛而意柔志陽而意陰

問浩然之氣與血氣如何朱子曰只是一氣義理附於其中則為浩然之氣不由義理而發則只為血氣

朱子曰人之一心湛然虛明如鑑之空如衡之平以為一身之主者固其真體之本然而喜怒憂懼隨感而應妍

媸俯仰隨物賦形者亦其用之所不能無者也常人  
之性因物有遷惟聖人為能不失其本心

朱子曰道心是義理上發出來底人心是人身上發出來底雖聖人不能無人心如饑食渴飲之類雖小人不能無道心如惻隱之心是問人心可以無否曰如何無得但以道心為主而人心每聽道心區處方可聖人全是道心主宰故其人心自是不危若只是人心也危故曰惟聖罔念作狂

朱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只此四句說  
得心之體用始終真妄邪正無所不備又見得此心不

操卽舍不出卽入別無閒處可安頓之意。人之一心在外者要收入來如求放心是也。在內者又要推出去如擴充四端是也。大抵一收一放一闔一闢道理森然。敬之問天壽不貳。朱子曰不貳是不疑。他若一日未死則一日要是當百年未死百年要是當這便是立命。問彝而言秉何也。朱子曰渾然一理具于吾心不可移奪若秉執然。

朱子曰堯授舜舜授禹都是當其時合當如此做做得來恰好所謂中也。中卽平常也。湯武亦然如當盛夏時須要飲冷衣葛隆冬時須要飲湯重裘不如此便失其中。便是差異矣。庸是依本分不爲恠異之事。堯舜孔子所爲只是庸夷齊却不是庸了。或問伊川云中無不正。正未必中如何。曰如君子而時中則是中無不正。若君子有時乎不中卽正未必中。又曰中重於正。正不必中。

朱子曰誠者物之終始誠是實理徹上徹下都是這箇以理言之則天地之理至實而無一息之妄。故自古至今無一物之不實而一物之中自始至終皆實理之所爲也。以心言之則聖人之心亦至實而無一息之妄。故從生至死無一事之不實而一事之中自始至終皆實。



心之所爲也。

朱子曰誠者實有之理自然如此忠信以人言之須是人體出來方見得。忠信只是一事而相爲內外始終本末。

問忠恕之別朱子曰猶形影也無忠則不能爲恕矣。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不其忠乎天地變化草木蕃不其恕乎。

問思無邪毋不敬朱子曰毋不敬是正心誠意之事思無邪是心正意誠之事。

朱子曰天地之間自有一定不易之理要當見得不假毫髮意思安排不着毫髮意見來雜自然先聖後聖如合符節方是究竟處。

朱子曰治心修身是本灑掃應對是末皆其然之事也至於所以然則理也理無精粗本末皆是一貫。

朱子曰義者宜而已矣物之有宜有不宜事之有可有不可所謂義也精義者精諸此而已矣所謂精之者猶曰察之云耳精之之至而入於神則於事物所宜毫釐委曲之間無所不悉有不可容言之妙矣。

古者第十二

朱子曰古者小學教人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愛親敬長

朱子學師 卷下 七  
隆師親友之道皆所以爲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而必使其講而習之於幼稚之時欲其習與智長化與心成而無扞格不勝之患也教小兒只說箇大概只眼前事或以灑掃應對之類作段子亦可每疑曲禮衣毋撥足毋蹶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此等叶韻處皆是古人教小兒語列女傳孟母又添兩句曰將入門問所存教女子如曹大家女誡溫公家範亦好朱子曰教人者當隨其高下而告語之則其言易入而無躓等之弊教道後進須是嚴毅然亦須有以興起開發之方得只任嚴徒拘束之亦不濟事師友之功但

能示之於始而正之於終耳若中間二十分工夫自用喫力去做

朱子曰古人教人非獨教之亦須有以養之古者玉不去身無故不徹琴瑟自成童入學四十而出仕所以養之者備矣理義以養其心舞蹈以養其血氣故其才高者爲聖賢下者亦爲吉士由養之至也

朱子曰學常要親細務莫令心麤

朱子曰劉元城有言子弟寧可終歲不讀書不可一日近小人此言極有味

昔季起居成季見其姪漢老之文曰汝於文吾不能有所

與但勿求人知耳余嘗愛其言每爲士友誦之

朱子曰科舉之習前賢所不免但循理安命不追時好則心地恬愉自無怵迫之累非是科舉累人自是人累科舉讀聖賢之書據吾所見而爲文以應之則得失利害置之度外雖終日應舉亦不累人科舉之習蓋未嘗不談孝弟忠信但用之非耳若舉而反之於身見於日用則安矣

朱子曰人有此身便有所以爲人之理與生俱生乃天之所付而非人力所能爲也所以凡爲人者只合講明此理而謹守之不可昏棄若乃身外之物榮悴休戚卽當

聽天所爲而無容心焉

朱子曰聖賢之言具在方冊其所以幸教天下後世者固不遺餘力而近世一二先覺又爲之指其門戶表其梯級而先後之學者由是而之焉亦甚易而無難矣

朱子曰古人讀書與今人異如孔門學者於聖人纔問仁問智終身事業已在此今人讀書仁義禮智總識而却無落泊處此不熟之故也夫子說非禮勿視聽言動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言忠信行篤敬孟子又說求放心存心養性大學又教人格致誠正程子又發明一敬字各自觀之似乎參錯不齊千頭萬緒其實只

朱子學問 卷下 七 正誼堂  
一理只就一處下工夫則餘者皆兼攝在裏許聖賢之道如一室雖門戶不同從一處行來都入得但恐不下工夫爾

朱子曰學者只是不爲己故日間此心安頓在義理上少在閒事上多於義理却生於閒事却熟學須是做自家的看便是切己今人讀書只要科舉用己及第則爲雜文用其高者則爲古文用皆做外面看

朱子曰士患不知學學矣而知所擇之爲難能擇矣而勇足以行之內不顧於己私外不牽於習俗此又難也爲學須要剛毅果決悠悠不濟事人氣須是剛方做

得事陽氣發處金石亦透精神所到何事不成

朱子曰爲學須是專一吾儒惟專一於道理則自有得無事則專一嚴整以求自己之放心讀書則虛心觀理以求聖賢之本意讀書則實究其理行己則務循其迹念念向前不輕自恕

朱子曰學問之道不敢自是虛以受人則自有得世上有一種人心下自不分明只是怕人道不會不肯問人朱子曰今之學者多好說得高不喜平殊不知此乃合當做底事務反求者以博觀爲外馳務博觀者以內省爲狹隘墮於一偏此學者之大病也

朱子曰今之學者不知古人爲己之意不以讀書治己爲先而急於聞道是以文勝其質言浮於行而終不知所底止大抵今人讀書不廣索理未精乃不能致疑而先務立說此所以徒勞苦而少進益也

朱子曰人之爲學若不從文字上做工夫又茫然不知下手處若是字字而求句句而論不於身心上着功體認則又何益程允夫問覺得如此講論都無箇歸宿處曰講了便將來踐履卽有歸宿

朱子曰某舊見李先生時說得無限道理也曾去學禪先生云汝恁地懸空理會得許多面前事却又理會不得

道亦無元妙只在日用間着實做工夫處理會便自見得後來方曉得他說故今日不至無理會耳

朱子嘗問學者曰公今在此坐是主靜是窮理久之未對曰便是公不曾做工夫若不是主靜便是窮理只有此二者既不主靜又不窮理便是心無所用閒坐而已如此做工夫豈有長進之理程子云學如不及猶恐失之不得放過纔說姑待明日便不可也朱子謂此君子所以孳孳然愛日不倦而競尺寸之陰也

朱子曰須是在己見得只是欠闕他人見之却有長進方可常人之情小有一善則自視哆然若有餘而其責

報也。欲然常若有所不足，所以善日消而惡日長。卒以陷溺於利欲之橫流而不自知也。

問：自覺賦性褊躁，處事不洪，未能克去，如何？朱子曰：但以義理優游涵養，漸漸克去。若便要盡銷磨轉成急迫矣。問：氣質弱者，如何涵養到剛勇？曰：只是一箇勉強，然化氣質最難。

朱子曰：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爲，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此語極好。

朱子曰：古人說學有緝熙于光明，此句最好。蓋心地本自光明，只被利欲昏了。今所以爲學者，要令其光明處轉

光明，下緝熙字，人心惟定則明。

朱子曰：虛心看物，物來便知是與非。

朱子曰：學問臨事不得力，固是靜中欠却工夫。然欲舍動求靜，又無此理。問：武侯寧靜致遠之說，曰：靜便是養得根本深固，自可致遠。

王近思問曰：平時無事，是非之辨，似不能惑。事至而應，則陷於非者，十七八。雖隨即追悔，後來之失，又只如故。今欲臨事時，所謂可喜可恠，可畏可沮者，不能勝其平時之心。其道何由？朱子曰：此是本心陷溺之久，義理浸灌未透之病。且宜讀書窮理，常不間斷，則物欲之心自不

能勝而本心之義理安且固矣。以聖賢之意觀聖賢之書以天下之理觀天下之事。

童蜚卿曰程子謂近思只是比類推去。朱子曰程子說得推字極好。又曰比類莫是比這一箇意思推去。曰固是如爲子則當止於孝爲臣則當止於忠自此節節推去。朱子曰人之一身應事接物無非義理之所在人雖不能盡知然要在力行其所已知而勉求其所未至。須是說得分明然後行得分明。

朱子曰天下萬事皆有一定之法學之者須循序而漸進。朱子曰大率議論要得氣象寬宏然其中自有精密透漏。

不得處方有餘味。大着心胸不可因一說相礙。

朱子曰自家猶不能快自家意如何他人却能盡快我意。要在虛心以從善。講論義理只是大家商量尋箇是處。初無彼此之間不容更似世俗遮掩回護愛惜人情纔有異同便成嫌隙。

朱子曰讀古書而能別其真僞者一則以其義理之當否而知之一則以其左驗之異同而質之。文字元來真是難看彼才得一說終身不移者若非上智卽是下愚也。

朱子曰解經但可畧釋文義名物而使學者自求之乃爲

有益耳。尹和靖云：解經而欲新奇，何所不至。聞之令人悚然汗下。經書有不可解處，只得闕若一向去解，便有不通而繆處。解經不必作文字，止合解釋得文義通，則理自明，意自足。其之解經，只是解聖賢語意，看其血脉貫通處，為之解釋，不敢自以己意說道理。

朱子曰：大抵古書有未安處，隨事論著，使人知之可矣。若遽改之以沒其實，則安知其果無未盡之意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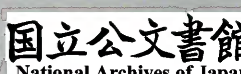
朱子曰：學者輕於著書，皆是氣識淺薄，所謂聖雖學作兮，所貴者資，便孃咬厲兮，去道遠而。

朱子曰：論事當視己之所處與所論之事，所告之人而為淺深，則無失言失人之患。出位曠官之責矣。吾學若果未至，若果未明，既不能自信，且不為人所信，則寧退而自求耳。論事只當言其理之是非，不當計其事之利害。

朱子曰：伊川先生云：立言當含蓄意思，不可使知德者厭無德者惑。此言深有味。

朱子曰：觀人不於其所勉而於其所忽，然後可以見其所安之實也。

朱子曰：艮之六五，以中正而言有序，而呂氏亦曰：志定者其言重，以舒不定者其言輕，以疾然而言貌固皆內德。





之符不惟可以觀人學者雖以自省可也

朱子曰世間萬事其間義理精妙無窮皆未易以一言斷

其始終須看得玲瓏透脫不相妨礙方是格物之驗

朱子曰道理在天地間須是直窮到底至纖至悉十分透

徹無所不盡則與萬物為一無所窒礙胸中泰然豈有

不樂

或問所謂格物致知之學與世之所謂博物洽聞者奚以

異朱子曰此以反身窮理為主而必究其本末是非之

極至彼以徇外誇多為務而不覈其表裏真妄之實然

必究其極是以知愈博而心愈明不覈其實是以識愈

多而心愈窒此正為人為己之所以分不可不察也

以上分四十二節

此學第十三

朱子曰此學不明天下事決無可為之理

朱子曰道之在天下君臣父子之間起居食息之際皆有

一定之明法不可頃刻而暫廢故聖賢有作立言垂訓

以著明之巨細精粗無所不備讀其書者必當講明究

索以存諸心行諸身而見諸事業然後可以盡人之職

而立乎天地之間

朱子曰學以知道為本知道則學純而心正見於行事發

於言語無往而不得其正焉

朱子曰天生一箇人便須管天下事

朱子曰事變無窮機會易失酬酢之間蓋有未及省察而  
終以千里者是以君子貴明理也理明則異端不能惑  
流俗不能亂而德可久業可大

朱子曰惟知言則有以明天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疑  
養氣則有以配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懼此其所  
以當大任而不動心也

問明德是自己事可以做得到極好處若新民則在人如  
何得到極好處朱子曰且教自家先明得盡然後漸民

以仁摩民以義如孟子所謂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  
翼之又從而振德之如此變化他自解到極好處

問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此以有位者言如一介之士如  
何得如此朱子曰若致得一身中和便充塞一身致得  
一家中和便充塞一家若致得天下中和便充塞天下  
有此理便有此事有此事便有此理如一日克復如何  
便得天下歸仁爲有此理故也

朱子曰天人初無間隔而人以私意自爲障礙故孔孟教  
人使之克盡己私即天理不期復自復惟日用之間所  
以用力循循有序不凌不躐則至於日至之時廓然貫

通天人之際不待認而合矣 問天未始不爲人而人未始不爲天者何也曰只是言人性本無不善而其日用之間莫不有當然之則所謂天理也人若每事做得是則便合天理天人本一理若理會得此意則天何嘗大人何嘗小也 先天不違謂意之所爲默與道契後天奉天謂知理如是奉而行之

朱子曰天下之事有常有變而其所以處事之術有經有權又曰當事之常而守其經雖聖賢不外乎此而衆人亦可能焉至於遭事之變而處之以權則惟大聖大賢爲能不失其正而非衆人之所可及也 經有不可行

處而至於用權此權所以合經也 經是已定之權權是未定之經 問權便是義否曰權是用那義底問中便是時措之宜否曰以義權之而後得中義似秤權是將這秤去稱量中是物得其平處

朱子曰士居平世處下位視天下之事意皆無難爲者及居大位遭事會便覺無下手處信乎義理之難窮而學問之不已也 世間事思之非不爛熟只恐做時不似說時人心不似我心

朱子曰天下之事利必有害得必有失 天下之事有本有末正其本者雖若迂緩而實易爲力揅其末者雖若

朱子學節 卷下 切至而實難爲功

朱子曰古今聖愚同此一性則天下固不容有二道但在篤信力行則天下之理雖有至難猶必可至况善乃人之所本有而爲之不難乎問知之明非仁以守之則不可仁以守之非勇以行之亦不可三者不可闕一而知爲先朱子曰此說甚善正吾人所當自力也

朱子曰在學者身上論之凡日用常行應事接物之際才有一毫私心便非王道便是伯者之習此不可不省察也

朱子曰吾人所處着箇道理二字便自是隨衆不得 惟

君子然後知義理之必當爲與義理之必可恃

朱子曰大抵人若不透得上頭一門則萬事俱低 人須

於大原本上看得透自然心胸開濶見世間事皆瑣瑣

不足道矣 人若見道分明便不爲利祿動

朱子曰今日仕宦旣未免出來只得忍耐勉其力之所及

而已 隨分仕宦不起患得失之心何處不是安地

用舍無預于已行藏安於所遇命不足道也蓋只看義

理如何都不問那命了 人當有以自樂則用舍行藏

之間隨所寓而安之和靖先生云如霽卽行如潦卽止

此言有味 或問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曾閔漆雕開亦能之曰舍之則藏易用之則行難

朱子曰富貴易得名節難保 官卑祿薄雖不快意然比之一介寒士區區仰食於人者則已爲泰矣若以爲不足而妄有覬覦恐所得無幾而後日之悔將有不可追矣

朱子曰貧賤不能如願此固分也富貴之極可以無所不爲然亦有限制裁節又當安之於理

朱子曰位卑者人責不加使言高則罪矣故可以姑守其職此爲貧而仕之法也若夫立乎人之本朝則當以行

道爲任道不行而竊其位君子之所恥也 希世取寵之事不惟有所愧而不敢實亦有所急而不暇焉 朱子曰未嘗行之不可逆料今日之不可行且事亦顧理之所在何如耳理在當行不以行之難易爲作輟也盡心竭力而爲之不幸而至於真不可行然後已焉則亦無所憾於吾心矣

朱子曰天下有道則見不必待十分太平然後出來譬如天之將曉雖未甚明然自此一向明去天下無道則隱亦未必十分大亂譬如日之將暮雖未甚昏然自此一向暗去則其將來必不可支持亦須見幾而作

朱子曰不合而去則雖吾道不得施於時而猶在是異時猶可以有爲也不合而苟焉以就之不惟吾道不得行於今而亦無可往於後矣名義不正則事不可行無可爲者有去而已

問由之死疑其甚不明於大義豈有子拒父如是之逆而可以仕之乎朱子曰然誤處不在致死之時乃在於委質之始

朱子曰前世固有草茅韋布之士獻言者然皆有所因皆有次第未有無故忽然犯分而言者縱言之亦不見聽徒取辱耳

朱子曰出處語默固不必同然亦有不得不同者皆適於義而已士大夫之辭受出處又非獨其身之事而已其所處之得失乃關風俗之盛衰故尤不可以不審也朱子曰風俗不好直道而行便有窒礙然在吾人分上只論得一箇是與不是此外利害得喪有所不足言也天下只有一是一非是者須還他是非者須還他非方是自然之平若不分邪正不別是非而但欲其平決無可平之理大抵事只是箇是非是非既定却揀一箇是處行將去必欲回護得人人道好豈有此理然事之是非久却自定時下須是在我者無嫌仰不愧俯不忤

別人道好道惡管他

朱子曰以聖賢之言爲必可信以古人之事爲必可行則世俗小小利害不能爲吾累矣 今人遇小小利害便生趨避計較之心古人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視之如無物者只緣見得這道理不見那刀鋸鼎鑊 人若着些利害便不免開口告人却與不學之人何異向見李先

生說若大段排遣不去只思古人所遭患難有大不可堪者持以自比則亦可以少安矣始者甚卑其說以爲何至如此後來臨事却覺有得力處不可忽也 患難之際正當有以自處不至大段爲彼所動乃見學力

朱子曰困厄有輕重力量有小大若能一日十二時點檢自己念慮動作都是合宜仰不愧俯不作如此而不幸填溝壑喪身殞命有不暇恤只得成就一箇是處如此則方寸之間全是天理雖遇大困厄有致命遂志而已亦不知有人之是非向背惟其是而已 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彼爲此者其殆有以樂乎此欲生惡死者雖衆人利害之常情而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乃秉彝義理之良心是以欲生而不爲苟得惡死而有所不避也 志士仁人所以不求生以害仁乃其心中自有打不過處不忍就被以害此所以成仁者但以

遂其良心之所安而已 守死而不足以善其道如荆  
軻聶政之死徒死而已比干之死方能善其道 羞惡  
之心人所固有或能決生死於危迫之際而不免計豐  
約於宴安之時是以君子不可頃刻而不省察於斯焉  
朱子曰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循理而公於天下者聖賢之  
所以盡其性也縱欲而私於一己者衆人之所以滅其  
天也二者之間不能以髮而其是非得失之歸相去遠  
矣 以上分三十一節

仁禮第十四

程珙曰三代以前只是說中說極至孔門答問說着便是

仁何也朱子曰列聖相傳到此方漸說到親切處爾  
朱子曰仁義禮智皆天所與之良貴而仁者天地生物之  
心得之最先而兼統四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 仁義  
雖對立而成兩然仁實貫通乎四者之中蓋偏言則一  
事專言則包四者故仁者仁之本體禮者仁之節文義  
者仁之節制智者仁之分別 天地以生物爲心者也  
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爲心者也故語心  
之德雖其總攝貫通無所不備然一言以蔽之則曰仁  
而已矣

問仁朱子曰聖賢之言有說自然道理處如仁人心是也





朱子學節 卷下 三 正誼堂  
有說做工夫處克已復禮是也

朱子曰求仁之要去其害仁者而已矣 或問其欲克已而患未能曰人患未知耳既知之便合下手做更有甚商量爲人由已而由人乎哉 聖門之學必以求仁爲要而語其所以行之者則必以孝弟爲先論其所以賊之者必以巧言令色爲甚

朱子曰人之性惟五常爲大五常之中仁尤爲大而人之所以爲是仁者又當守敬之一字又曰學者最是此一事爲要所以孔門只是教人求仁 求仁只是主敬求放心若能如此道理便在這裏 爲仁之要固不出乎

聖賢之言若子夏所謂博學篤志切問近思夫子所謂克已復禮所謂恭敬忠恕可以備見其用力之始終矣或問仁與公之別朱子曰仁在內公在外又曰惟仁然後能公又曰仁是本有之理公是克已工夫極至處故惟仁然後能公理甚分明 熟底是仁生底是恕

朱子曰親親仁民愛物三者是爲仁之事 古人必由親親推之然後及於仁民又推其餘然後及於愛物皆由近以及遠自易以及難 仁人之恩自內及外不仁之禍由疎逮親

朱子曰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壞於人欲故爲

仁者必有以勝私欲而復於禮則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復全於我矣

朱子曰禮卽理也但謂之理則疑若未有形迹之可言制而爲禮則有品節文章之可見矣 凡禮有本有文其所施於家者則名分之守愛敬之實其本也冠婚喪祭儀章度數者其文也其本者則有家日用之常體固不可以一日而不修其文又皆所以紀綱人道之終始雖其行之有時施之有所然非講之素明習之素熟則其臨事之際亦無以合宜而應節是不可以一日而不講且習焉者也

朱子曰人之生無不本乎祖者故報本反始之心凡有血氣者之所不能無也古之聖王因其所不能無者制爲典禮所以致其精誠篤其恩愛有義有數本末詳焉人之氣傳於子孫如木之氣傳於實此實之傳不泯則其生木雖枯毀無餘而氣之在此者猶自若也

朱子曰君子將營宮室先立祠堂於正寢之東爲四龕以奉先世神主旁親無後者以其班耐置祭日具祭器主人晨謁於大門之內出入必告至正朔望則參俗節則獻以時食有事則告 籩豆簠簋之器乃古人所用故當時祭享皆用之今則燕器代祭器常饌代俎肉楮錢

朱子學前 卷下 三十一  
代幣帛是亦以平生所用是謂從宜也

朱子曰祭祀須用宗子法 非嫡長子不敢祭其父若與嫡長同居則死而後其子孫爲立祠於私室 古人宗子越在他國則不得祭而庶子居者代之今人主祭者遊宦四方或貴仕於朝又非古人越在他國之比則以其田祿修其薦享尤不可闕不得以其身去國而使支子代之也宗子所在奉二主以從之於事爲宜但支子所得自主之祭則當留以奉祀不得隨宗子而徙也兄弟異居廟初不異只令兄祭而弟與執事或以物助之爲宜向見說前輩有如此而相去遠者則兄家設主

弟不立主只於祭時旋設位以紙榜標記逐位祭畢焚之如此似亦得禮之變又曰禮文品物亦當少損或但一獻無祝可也 凡祭主於愛敬之誠而已貧則稱家之有無疾則量筋骨而行之財力可及者則當如儀祭祀之禮亦只得依本子做誠敬之外別未有着力處也 問而今士庶亦有始基之祖莫亦只祭得四代但四代以上則可不祭否曰若是始基之祖想只存得墓祭 李堯卿問墓祭之禮於親盡之墓合祭否曰墓祭無明文雖親盡而祭恐亦無害又問自高祖至禰忌日之衣服飲食當如何曰主祭者易以黻素之服可也

朱子嘗書戒子塾曰吾不孝爲先公棄捐不及供養事先妣四十年然愚無識知所以承顏順色甚有乖戾今思之常以爲終天之痛無以自贖惟有歲時享祀致其謹潔猶是可着力處汝輩及新婦等切宜謹戒凡祭肉鬻割之餘及皮毛之屬皆當存之勿令殘毀褻慢以重吾不孝

陳安卿問貧者舉事有費財浩瀚者不能不計度繁約而爲之裁處此與正誼不謀利意相妨否朱子曰當爲而力不及者權宜處乃是義也力可爲而計費吝惜則是謀利而非義矣

或問士人欲行婚禮而彼家不從如何朱子曰這也只得婉轉使人去與他商量但古禮也省徑人何苦不行朱子曰喪禮須從儀禮爲正

朱子曰古者葬地擇日皆決於卜筮今人不曉古法且從俗擇之可也喪具稱家之有無貧而厚葬不循禮也朱子曰喪禮自葬以前皆謂之奠其禮甚簡蓋哀不能文而於新死者未忍遽以鬼神之禮事之也自虞以後方謂之祭故禮家又謂奠爲喪祭而虞爲吉祭蓋漸趨於吉也

朱子曰反哭升堂反諸其所作也主婦入于室反諸其所

養也須知得這意思則所謂踐其位行其禮等事行之  
自安方見得繼志述事之事

朱子曰卒哭之禮近世以百日為期蓋自開元失之今從  
周制葬後三虞而後卒哭得之矣卒哭之後便除几  
席則孝子之心豈能自安平大戴禮諸侯遷廟篇云  
君及從者皆元服則是三年大祥之後既除喪而後遷  
矣其詞但告遷而不言耐是既耐之後主復于寢而至  
此方遷于廟矣遷主禮經所說不一竊意當以大祥  
前一日祭當遷之主告而遷之然後次日撤几筵奉新  
主入廟似亦稍合人情

朱子曰按喪禮凡喪父在父為主則父存子無主喪之禮  
又父沒兄弟同居各主其喪註云各為妻子之喪為主  
則是凡妻之喪夫自為主以子為喪主未安古人居  
喪皆與平日絕異故宗廟之祭雖廢而幽明之間兩無  
憾焉今人居喪平日之所為皆不廢而獨廢此一事恐  
亦有未安卒哭葬後用墨衰常祀於家廟可也問  
子為母大祥及禫夫已無服其祭當如何曰今禮几筵  
必三年而除則小祥大祥之祭皆夫主之但小祥之後  
夫即釋服大祥之祭夫亦恐須素服以祭但改其祝詞  
不必言為子而祭也問妻喪踰期主祭曰此未有考

朱子學節 卷下  
但馬氏大小祥祭已除服者皆與祭則主祭者須已除服亦何害於與祭乎但不可純用吉服須如弔喪及忌日之服也 竇文卿問子之所生母死題主當何稱祭於何所耐於何所曰若避嫡母止稱亡母而不稱妣以別之伊川云祭於私室 問夫在妻之神主宜書何人奉祀曰旁註施於所尊以下則不必書也  
問祧主朱子曰天子諸侯有太廟夾室則祧主藏於其中今士人家無此祧主無可置處禮記說藏於兩階間今不得已只埋於墓所

朱子曰薦新告廟吉凶相襲似不可行未葬可廢既葬則使輕服或已除者入廟行禮可也四時大祭既葬亦不可行如韓魏公所謂節祠者則如薦新行之可也又云正祭三獻受胙非居喪所可行而俗節則惟曾同一獻不讀祝不受胙也

朱子曰宗子雖未能立然服制自當從古是非愛禮存羊之意不可妄有改易也如漢時宗子法已廢然其詔令猶云賜民當爲父後者爵一級是此禮意猶存豈可謂宗法廢而諸子皆得爲父後乎

曾擇之問三年喪而復有期喪者當服朞喪之服以臨其喪卒事則反初服或者以爲方服重不當改衣輕服不

朱子學節 卷一  
如何如朱子曰或者之說非是 李晦叔問程氏祭儀  
謂凡配止以正妻一人或奉祠之人是再娶所生卽以  
所生母配曰程先生此說恐誤唐會要中有論凡是嫡  
母無先後皆當並祔合祭

朱子曰出妻入廟決然不可無可疑者爲子孫者只令歲  
時就其家之廟拜之若相去遠則設位望拜可也族祖  
及諸旁親皆不當祭有不可忘者亦放此例足矣

朱子曰朋友之喪古經但云朋友麻則如弔服而加麻經  
耳然不言日數至於祭奠則溫公說聞親戚之喪者但  
當爲位哭之不當設祭以其神靈不在此也其大概如

此亦當以其厚薄長少而爲之節難以一定論也

問改葬朱子曰須告廟而後告墓方啓墓以葬葬畢奠而  
歸又告廟哭而後畢事

朱子曰伯有爲厲伊川云別是一般道理爲其人氣未盡  
而強死自是能爲厲如子產爲之立後使有所歸遂不  
爲厲亦可謂知鬼神之情狀矣

朱子曰一家之主則一家之鬼神屬焉諸侯守一國則一  
國之鬼神屬焉天子有天下則天下之鬼神屬焉看來  
爲天子者這箇神明是多小大如何有些子差忒得若  
縱欲無度天下許多星辰地下許多山川如何不變恠

以上分二十九節

為治第十五

朱子曰為學與為治只是一統事他日之所用不外乎今日之所存

朱子曰士之所以能立天下之事者以其有志而已然非才則無以濟其志非術則無以輔其才古之君子未有不兼是三者而能有為於世者也

朱子曰凡事須是敬則能立纔有慢心事日趨於弊壞或問論治便要識體朱子曰然且以一縣言之則治告訐勸農桑抑末作其體也若不識得體時正大體事都不

管所為皆是細碎之事

朱子曰仕宦只是廉勤自守進退遲速自有時節切不可起妄念也 守官只是律已公廉執事勤恪晝夜孜孜如臨淵谷便自無他患害纔是有所依倚便使人怠惰放縱不知不覺錯做了事 當官廉謹是吾輩本分事不待多說然細微處亦須照管不可忽畧因循怠惰又云自治既不苟更能事上以禮接物以誠臨民以寬馭吏以法而簿書期會之間亦無所不用其敬焉則庶乎其少過矣

朱子曰大率天下事循理守法平心處之便是正當 當



朱子學問 卷一 正誼堂  
官勿避事亦勿侵事

朱子曰事上使下皆必誠意交孚而後可以有為 平易  
近民為治之本

或問為政必當以寬為本而以嚴濟之朱子曰其嘗謂當  
以嚴為本而以寬濟之 居上克寬蓋自政教法度而  
行之以寬非廢弛之謂也今人說寬政多是事事不管  
其謂壞了這寬 為政必有規矩使奸胥猾吏不得行  
其私然後刑罰可省賦歛可薄所當以寬為本體仁長  
人孰大於此者乎

朱子曰為政如無大利害不必議更張更張則所更之事未成  
必闕然成擾卒未已也 治道去泰甚誠出於黃老之  
意然吾言亦頗有近似者但在用者如何若看得準則  
定當不可易處然後隨其深淺而不求備焉此則儒者  
之去泰甚也

朱子曰作縣固非易事然盡心力而為之必無不濟 許  
公自言吾作縣有八字法請問之則曰開收人丁推割  
產稅而已 版籍不正田稅不均雖若小事然其實最  
為公私莫大之害 頃在同安見官戶富家吏人中戶  
典買田產不肯受業操有餘之勢力以困破賣家計狼  
狽之人殊使人扼腕每縣中有送來整理者必了於一

日之中蓋不如此則村民有宿食廢業之患而市人富  
 家得以持久困之使不敢伸理此最弊之大者 孟子  
 論王道以制民產為先今井地之制未能遽講莫若令  
 逐州逐縣各具民田一畝歲入幾何輸稅幾何非泛科  
 率又幾何州縣一歲所收金穀總計幾何諸色支費總  
 計幾何有餘者歸之何許不足者何所取之俟其畢集  
 然後選忠厚通練之士數人類會考究而大均節之有  
 餘者取不足者與務使州縣貧富不至甚相懸則民力  
 之憐舒亦不至大相絕矣是則雖未能遽復古人井地  
 之法而於制民之產之意亦彷彿其萬一

朱子曰省刑罰薄稅歛此二者仁政之大目也

朱子曰凡天下疲癯殘疾惇獨鰥寡皆兄弟顛連而無告  
 者也君子之為政宜要主張這等人 先王養民之政  
 導其妻子使之養其老而恤其幼不幸而有鰥寡孤獨  
 之人無父母妻子之養尤宜憐恤

朱子曰夫民衣食不足則不暇治禮義而飽暖無教則又  
 近於禽獸故既富而教以孝弟則人知愛親敬長而代  
 其勞

朱子知南康軍榜示其民略曰天性人心不易之理在昔  
 既有今豈無之患在師帥不良不加敦勸是致頽靡日



陷偷薄今請管下士民鄉鄰父老歲時集會並加教戒  
間或因事反復丁寧使後生小子咸知修其孝弟忠信  
之行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敦厚親族和睦鄉  
鄰有無相通患難相卹庶幾風俗之美不愧古人 問  
鄉學如何曰皆是農隙而學曰孰與教之曰鄉大夫有  
德行而致其事者教之

朱子曰上不知禮則無以教民下不知學則易與爲亂  
禮之施於朝廷者州縣無以與知爲也而盡頒之則傳  
者苦其多習者患其博而莫能窮也莫若取自州縣官  
民所應用者參以近制別加纂次鍍板模印而頒行之  
州縣各爲三通皆積藏之守視司察體如詔書而民庶  
所用則又使州縣自鍍之板正歲則模而揭之市井村  
落使知之則可以永久矣

朱子曰縣事大要三刑獄詞訟財賦也

朱子曰號令旣明刑罰亦不可弛苟不嚴刑罰則所謂號  
令者徒掛牆壁耳與其不道以梗吾治曷若懲其一以  
戒其百與其覆實檢察於其終曷若嚴其始而使之毋  
犯

朱子曰凡有訟獄必先論其尊卑上下長幼親疎之分而  
後聽其曲直之辭 今人獄事只管理會要從厚不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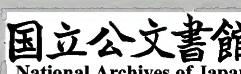
不問是非善惡只務從厚豈不長奸惠惡大凡事付之無心因其所犯考其情實輕重厚薄付之當然可也不問其是非曲直而待之如一則是善者常不得伸而惡者反幸而免以此為平是乃所以大不平也

朱子曰為守令第一便是民事為重其次便是軍政今人都不理會 天下國家之大務莫大於郵民而郵民之實在省賦省賦之實在治軍

朱子曰屯田實邊最為寬民力之大者但恐疆里不定因循就簡則誕欺者易以為奸而稽覈者難於得實此却雖就今日邊郡官田略以古法畫為丘井溝洫之制亦

不必盡如周禮古制但以孟子所言為準畫為一法使試行之邊郡之地已有民田在其間者以內地見耕官田易之使彼此無疆場之爭軍民無雜爭之擾此則非惟利於一時又可漸為復古之緒

朱子曰先王之世使民三年耕者必有一年之蓄故積之三十年則有十年之蓄而不病於凶饑此可謂萬世之良法矣其次則漢之所謂常平者其法亦未嘗不善也自古救荒只有兩說一是感召和氣以致豐者其次只有儲蓄之計若待他饑饉時理會更有何策 救荒之政蠲除賑貸固當汲汲於其始而撫存休養尤在謹



之於其終

朱子曰財者人之所同好也而我欲專其利則民有不得其所者矣大抵有國有家所以生起禍亂皆是從這裡來 大學篇末言菑害並至無如之何者蓋怨已結於民心則非一朝一夕之可解矣聖賢深探其實而極言之欲人有以審於未然而不爲無及於事之悔也 自古國家傾覆之由何嘗不起於盜賊盜賊竊發之端何嘗不生於饑餓赤眉黃巾葛榮黃巢之徒其已事可見也

朱子曰人爲萬物之靈王者之所天也周禮獻民數於王

王拜受之况其下者敢不敬乎

朱子曰監司者守今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 爲大吏便須求賢才去賊吏除暴斂均力役

朱子曰古之君子居大臣之任者其於天下之事知之不惑任之有餘則汲汲乎其時而勇爲之知有所未明力有所不足則咨訪講求以進其知拔援汲引以求其助上不敢愚其君以爲不足與言仁義下不敢鄙其民以爲不足以興教化中不敢薄其士大夫以爲不足共成事功 於天下之事有可否則斷以至公而勿牽於內顧偏聽之私於天下之議有從違則開以誠心而勿

朱子學問 卷一 正誼堂  
誤以陽開陰闔之計則度乎德業盛大表裏光明中外  
遠邇心說誠服 咨詢訪問取之於無事之時而參互  
校量用之於有事之日

朱子曰有志天下者求士必於無事之時 宰相以得士  
為功下士為難而士之所守乃以不自失為貴 朝廷  
設官求賢故在上者不當以請托而薦人士人當有禮  
義廉耻故在下者不當自銜鬻以求薦 人才衰少風  
俗頹壞之時士有一善即當扶接導誘以就其器業  
或曰未當其任欲先得天下之賢者宜柰何朱子曰權力  
所及則察之舉之禮際所及則親之厚之皆不及則稱

之譽之又不及則鄉之慕之如是而猶以為未足也又  
於其類而求之不以小惡掩大善不以衆短棄一長其  
如此而已 李文公之言曰有人告曰某所有女國色  
也天下之人必將極其力而求之無所愛也有人告曰  
某所有人國士也天下之人則不能一往而先焉此豈  
非好德不如好色者乎嗚呼欲任天下之重者誠反此  
而求之則亦無患乎士之不至矣

朱子曰集衆思者易為力專己智者難為功

問若經世一事向使先生見用其將何先朱子曰只是隨  
時問今法亦有弊而當更者曰亦只是就其中整理

論其難其慎朱子曰君臣上下相與甚難

以上分三十節

紀綱第十六

朱子曰天下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紀綱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塞私邪之路然後可得而正 人主所以制天下之事者本乎一心而心之所主又有天理人欲之異二者一分而公私邪正之路判矣 修德之實本乎去人欲存天理不必聲色貨利之娛宮室觀遊之侈也但存諸心小失其正便是人欲 存祇懼之心以畏天擴寬弘之度以盡下

不敢自是而欲人必已同不循偏見而謂衆無足取不耳受佞人而外敬正士不狃於近利而昧於遠猷

朱子曰講學所以明理而導之於前定計所以養氣而督之於後任賢所以修政而經緯乎其中天下之事無出乎此者矣

朱子曰人君能守法度不縱逸樂則心正身修義理昭著而於人之賢否孰爲可任孰爲可去事之是非孰爲可疑孰爲不可疑皆有以審其幾微絕其蔽惑故方寸之間光輝明白而於天下之事孰爲道義之正而不可違孰爲民心之公而不可拂皆有以處之不失其理而毫

髮私意不入於其間矣

朱子曰古先聖王所以立師傅之官設賓友之位置諫諍之職凡以先後從與左右維持惟恐此心頃刻之間或失其正而已

朱子曰人主之學當以明理爲先是理旣明則凡所當爲而必爲所不當爲而必止者莫非循天之理而非有意必固我之私也

朱子曰治道別無說使人主恭儉好善有言逆于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心必求諸非道這如何會不治這別無說從古來都有見成樣子直是如此

朱子曰三代之盛聖賢之君能修其政者莫不本於齊家蓋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而夫婦之別嚴者家之齊也妻齊體於上妾承接承於下而嫡庶之分定者家之齊也采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者家之齊也內言不出外言不入苞苴不達請謁不行者家之齊也男子正位乎外爲國家之主故有知則能立國婦人以無非無儀爲善無所事哲哲則適足以覆國而已 婦人與奄人常相倚而爲奸不可不弁以爲戒也歐陽公常言宦者之禍甚於女寵其言尤爲深切有國家者可不戒哉



朱子曰賈誼作保傳傳其言有曰天下之命係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蚤諭教與選左右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太子正則天下定矣此天下之至言萬世不可易之定論也

朱子曰古聖賢之言治必以仁義爲先而不以功利爲惡朱子曰天下萬事有大根本而每事之中又各有切要處朱子曰君臣之義父子之恩天理民彝之大有國有家者所以維繫民心紀綱政事本根之要也昔者聖王作民君師設官分職以長以治而其教民之日則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

已夫惟三綱不立是以衆志無所統繫而上之人亦無所憑藉以爲安

朱子曰爲天下國家者必有一定不易之計古之有天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以新天下之耳目而一其心志

朱子曰須是自閨門衽席之微積累到薰蒸洋溢天下無一民一物不被其化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不然則爲王莽矣

朱子曰天下制度無全利而無害底道理但看利害分數如何法度不正則人極不立人極不立則仁義無所

措仁義無所措則聖人之用息矣

朱子曰人主當務聰明之實不可求聰明之名信任大臣日與圖事反覆辨論以求至當之歸此聰明之實也偏聽左右輕信其言此聰明之名也

朱子曰天下之事非艱難多事之可憂而宴安酖毒之可畏政使功成治定無一事之可爲尙當朝兢夕惕居安慮危而不可以少怠 審微於未形御變於將來非知道者孰能

朱子曰名爲獨斷而主威不免於下移欲以求治而反不免於致亂

朱子曰天下之勢合則彊分則弱故諸葛亮之告其君曰宮中府中宜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

朱子曰力求所欲則所欲者反不可得能反其本則所欲者不求而至

朱子曰天下之治固必出於一人而天下之事則有非一人所能獨任者 爲政不在用一己之長而貴有以來天下之善 古之君子有志於天下者莫不以致天下之賢爲急

朱子曰自古君子小人雜居並用非此勝彼卽彼勝此無有兩相疑而終不決者此必然之理 凡陽必剛剛必

明明則易知凡陰必柔柔必暗暗則難測故聖人作易  
遂以陽爲君子陰爲小人

朱子曰人主以論相爲職宰相以正君爲職又云苟當論  
相者求其適已而不求其正已取其可愛而不取其可  
畏則人主失其職矣當正君者不以獻可替否爲事而  
以趨和承意爲能不以經世宰物爲心而以容身固寵  
爲衡則宰相失其職矣

朱子曰信讒邪則任賢不專徇貨色則好賢不篤賈捐之  
所謂後宮盛色則賢者隱微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蓋  
持衡之勢此重則彼輕理固然矣 夫勞於求賢而逸

於得人任則不疑疑則不任此古之聖君賢相所以誠  
意交孚兩盡其道而有以共成正大光明之業也如其  
不然吾恐上之所以猜防畏備者愈密而其爲眩愈甚  
下之所以欺罔蒙蔽者愈巧而其爲害愈深不幸而臣  
之奸遂則其禍固有不可勝言者幸而主之威勝則夫所  
謂偏聽獨信御下蔽上之奸將不在於大臣而移於左  
右其爲國家之害尤有不可勝言者矣嗚呼危哉 君  
子小人迭爲消長直諫多聞之士遠則讒諂面諛之人  
至理勢然也

朱子曰仗節死義之士臨患難而能外死生則其在平世

必能輕爵祿臨患難而能盡忠節則其在平世必能不  
詭隨平日無事之時得而用之則君心正於上風俗美  
於下足以逆折奸萌潛銷禍本自然不至真有仗節死  
義之事方天下無事時則端人正士行義謹飭之士  
爲小人排擯不能一日安於朝廷遷竄貶謫及擾攘多  
故之秋所謂忠臣義士者犯水火蹈白刃以捐其軀而  
小人者平世固是他享富貴及亂世亦是他獨寬縱橫  
顛倒無非是他得志之日君子者常不幸而小人者常  
幸也

朱子曰小人爲惡千條萬端其可惡者不但媮疾一事而  
已仁人不深惡乎彼而獨深惡乎此者以其有害於善  
人使民不得被其澤而其流禍之長及於後世而未已  
也

仁人能愛人能惡人何也朱子曰仁人者私欲不萌而天  
下之公在我是以是非不謬而舉措得宜也

朱子曰四海之廣兆民至衆人各有意欲行其私而善爲  
治者乃能總攝而整齊之使之各循其理而莫敢不如  
吾志之所欲者則以先有紀綱以持之於上而後有風  
俗以驅之於下也何謂紀綱辨賢否以定上下之分核  
功罪以公賞罰之施也何謂風俗使人皆知善之可慕

朱子學問 卷一  
而必爲皆知不善之可羞而必去也 紀綱不振於上  
是以風俗頽弊於下

朱子曰天敘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  
五庸哉這箇典禮自是天理之當然欠他一毫不得添  
他一毫不得 先王之世上自朝廷下達閭巷其儀品  
有章動作有節

朱子曰聖人作樂以養性情育人材事神祇和上下其體  
用功效廣大深切

朱子曰發政施仁所以王天下之本也 人君當黜霸功  
行王道而王道之要不過推其不忍之心以行不忍之

政而已

朱子曰民之與財孰輕孰重身之與國孰大孰小財散猶  
可復聚民心一失則不可復收身危猶可復安國勢一  
傾則不可復振 陸宣公之言曰民者邦之本財者民  
之心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則枝榦凋瘁而根柢蹙  
拔矣呂正獻公之言曰小人聚斂以佐人主之欲人主  
不悟以爲有利於國而不知其終爲害也賞其納忠而  
不知其大不忠也嘉其任怨而不知其怨歸於上也嗚  
呼有國家者可不鑑哉 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  
足君孰與足此乾坤廣大之心聖賢親切之訓 蓋有

朱子學前 卷下  
人斯有土有土斯有財若百姓不足則君雖厚歛亦不濟事。以利爲利則上下交征不奪不廢以義爲利則不遺其親不後其君蓋惟義之安而無所不利矣。程子曰：聖人以義爲利義之所安卽利之所在。正謂此也。  
朱子曰：古者學校選舉之法始於家鄉而達於國都教之以德行道藝而與其賢者能者蓋其所以居之者無異處所以官之者無異術所以取之者無異路是以士有定志而無他慕。小學之教廢而人之行藝不修大學之教廢而世之道德不明。學校之政不患法制之不力而患理義之不足以悅其心。

朱子曰：聖人之心涵育發生真與天地同德而物或自逆於理以干天誅則天輕重取舍之間亦自有決然不易之理。其宥過非私恩其刑故非私怒罪疑而輕非姑息功疑而重非過予如天地四時之運寒涼肅殺常居其半而涵育發生之心未始不流行乎其間。父子罪不相及而賞則遠延于世其善善長而惡惡短。聖人之法有盡而心無窮或有所疑常屈法而伸恩而不使執法之意有以勝其好生之德。  
朱子曰：先王之制內有六鄉六遂都鄙之民外有方伯連帥之兵內外相維緩急相制。兵法以能分合爲變不



獨一陣之間有分合天下之兵皆然 出師之道當謹其始以律則吉不臧則凶

朱子曰人主之行事與天地相為流通故行有善惡則氣各以類而應 古之聖王遇災而懼修德立事故能變災為祥

朱子曰先甲三日辛也後甲三日丁也前事過中而將壞則可自新以為後事之端而不使至於大壞後事方始而尚新然更當致其丁寧之意以監其前事之失而不使至於速壞聖人之深戒也

朱子曰古之聖人既竭耳目心思之力然猶以為未足以徧天下及後世故制為法度以繼續之則其用不窮而仁之所被者廣矣 以上分三十七節

聖人第十七

朱子曰聖人相傳只是一箇字堯曰欽明舜曰溫恭湯曰聖敬日躋 湯執中只是要事事恰好無過不及而已 禹入聖域而不優漢儒見得此意思好詩稱成湯言聖敬日躋聖人之所以為聖人皆自這處進去

朱子曰成湯當放桀之初便說惟皇上帝降衷于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武王伐紂時便說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傳說

告高宗便說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惟天聰明惟聖時憲見古聖賢朝夕只見那天在眼前

朱子曰箕子爲武王作洪範首言五行次便及五事蓋在天則是五行在人則是五事問洪範諸事曰此是箇大綱天下之事其大者大槩備於此矣又問皇極曰此是人君爲治之心法周禮一書只是箇入政而已

問聖人無不可爲之時且以人君言之堯所以處丹朱而禪舜舜所以處父母兄弟之間與所以處商均而禪禹以人臣言之伊尹所以處太甲周公所以處管蔡可見

聖人無不可爲之時朱子曰然封之有庠是富貴之是不以公義廢私恩所以爲仁之至使吏治其國納貢賦而不得肆暴是不以私恩廢公義所以爲義之盡後世漢文之於淮南景帝之於梁王則縱之太過不得謂之仁後又窘治之甚不得謂之義皆兩失之

朱子曰文王之事紂惟知以臣事君而已都不計其他茲其所以爲至德若謂三分天下紂尚有一未忍輕去臣位以商之先王德澤未亡曆數未終紂惡未甚聖人若之何而取之若是則是文王之事紂非其本心蓋有不得已焉耳若是則安得謂之至德哉



朱子曰太伯之事正也太王王季文王之事權也權而不失其正則並行而不相悖矣

問魯之郊禘自成王之賜伯禽之受不是了後世子孫合如何而改朱子曰時王之命如何敢改曰恐不可自改則當請命於天王而改之否曰是

朱子曰漢高祖唐太宗未可謂之仁人然戰國至暴秦其禍極矣高祖出而平定天下隋末殘虐尤甚太宗出而掃除以致貞觀之治化二者豈非仁者之功邪秦以苛虐禍世故高祖不得不寬大隋以拒諫失國故太宗不得不聽人言皆是他天資高見得利害分明漢高

祖私意分數少唐太宗一切假仁借義以行其私

朱子曰三代而下漢之文帝可謂恭儉之主

朱子曰武帝病痛固多然天資高志向大足以有爲惜乎無真儒輔佐不能勝其私欲之多

朱子曰今人只是不善推其所爲范氏言明皇友兄弟而一日殺三子只是正以不能推此心也

朱子曰周世宗規模雖大然性迫無甚寬大氣象

朱子曰天下爲一諸侯朝覲獄訟皆歸便是正統也朱子曰一治一亂氣化盛衰人事得失反覆相尋理之常也



朱子學節 卷一 吳 正誼堂

朱子曰孟子曰執之而已矣非洞見臯陶之心不能言

朱子曰伊尹之志公天下以為心而無一毫之私者也

朱子曰六經說學字只是自傳說方說起來

朱子曰夷惠高似伊尹伊尹大似夷惠

問夷齊之遜使無中子不成委先君之國而棄之必有當

立者朱子曰伊川說叔齊當立看來叔齊雖以父命終

非正理只當立伯夷曰伯夷終不肯立奈何曰國有賢

大臣必請於天子而立之不問其情願矣看來二子立

得都不安以正理論之伯夷稍優

朱子曰管仲之德不勝其才子子產之才不勝其德

朱子曰君子之於人取其大節之純全而略其細行之不

能無弊則雖三人猶必有師者况如屈子乃千載一人

哉又曰屈原之忠忠而過者也屈原之過過於忠者也

朱子曰賈誼之學雜他本是戰國縱橫之學只是較近道

理

朱子曰仲舒本領純正 仲舒識得本原如云正心修身

可以治國平天下如說仁義禮樂皆其具此等說話皆

好

朱子曰司馬遷才高識亦高但粗率 子由古史言馬遷

淺陋而不學疎略而輕信此二句最中馬遷之失

朱子學節 卷下 正誼堂

朱子曰太史公書疎爽班固書密塞

朱子曰讀通鑑至班固論郭解有溫良泛愛絕異之資而不入於道德以至於殺身亡宗處方爲之掩卷大息以爲天理人欲之間毫釐一差其爲禍福之不同乃至於此

朱子曰楊雄說明哲煌煌旁燭無疆遜于不虞以保天命便是占便宜說話所以他望這幾句誤

朱子曰古人年三十時都理會得了便受用行將去如鄧禹十三歲學於京師已識光武爲非常人後來杖策謁軍門只以數言定天下大計

朱子曰古之名將能立功名者皆能謹重周密乃能有成如吳漢朱然終日欽欽常如對陣須學這樣時方得又曰要做大功名底人越要謹密未聞麤魯濶畧而能有成者

或問黃憲不得似顏子朱子曰畢竟是資稟好又問若得聖人爲之依歸想是煞好曰又不知他志向如何顏子不是箇衰善底人看他多少聰明便敢問爲邦孔子便告以四代禮樂

朱子曰近看溫公論東漢名節處覺得有未盡處但知黨錮諸賢趨死不避爲光武明章之烈不知建安以後士

朱子學白 卷下 三十一  
大夫只知有曹氏不知有漢室却是黨錮殺戮之禍有以驅之也

朱子曰荀彧之死胡安定引宋景之說以爲劉穆之宋齊丘之比最爲得其情狀之實無復改評矣

朱子曰義和之大命武侯知之有非他人所及者亦其天資有過人處若其細微之間則不能無未察處豈其學有未足故邪 諸葛武侯嘗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而其治蜀也官府次舍橋梁道路莫不繕理而民不告勞是亦度乎先王之政矣

朱子曰南軒論諸葛瞻權兼將相而不能極諫以去黃皓

諫而不聽又不能奉身而退以冀主之一悟兵敗身死雖能不降僅勝於賣國者耳此論甚精愚所不及

朱子曰陶元亮自以晉世宰輔子孫耻復屈身後代自劉裕篡奪勢成遂不肯仕雖其功名事業不少槩見而其高情逸想播於聲詩者後世能言之士皆自以爲莫能及也

朱子曰文中子一見隋文而陳十二策則既不量其力不足以爲伊周又不知其君之不可以爲湯武且不待其招而往不待其問而告則又輕其道以求售焉 王通也有好處只是無本原工夫却要將秦漢以下文飾做

簡三代他便自要比孔子不知如何比得

朱子曰自古罕有人說得端的惟退之原道庶幾近之却說見大體 問原性三品之說是否曰退之說性只將仁義禮智信來說便是識見高處如論三品亦是但以某觀人之性豈獨三品須有百千萬品退之所論却少一氣字 原性人多忽之却不見他好處如言所以爲性者五曰仁義禮智信此語甚實

朱子曰楊綰用而大臣損音樂減騶御則人豈可不有以養素自重邪

朱子曰如五代馮道真鄉原也

朱子曰范文正傑出之才又云振作士大夫之功爲多

范文正公自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己任無一事不理會過一旦仁宗大用之便做許多事業

朱子曰韓魏公爲相或謂公之德業無愧古人但文章有所不逮公曰某爲宰相歐陽永叔爲翰林學士天下文章莫大於是

朱子曰歐陽子云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于天下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爲虛名此古今不易之至論也

朱子曰溫公可謂知仁勇他那治國救世處是甚次第其

規模稍大又有學問其人嚴而正 溫公只恁地行將去無致知一段 歐陽司馬之學其於聖賢之高致固非末學所敢議然其所守皆不失儒者之舊特恐有所未盡耳

朱子曰王介甫質雖清介而氣本偏狹志雖高遠而學實凡近 介甫之心固欲救人然其術足以殺人豈可謂非其罪 莊生語云其所謂道非道則所言躧不免於非此正王氏之謂也

朱子曰蘓氏之學大抵不知天命人心爲禮義本原之正而橫邪曲直惟其意之所欲此則蘓氏膏肓沈痼之疾蘇子由云學聖人不如學道他認道與聖人做兩箇物事不知學道便是學聖人學聖人便是學道 嘗論蘇氏易解曰性命之理甚明而其爲說至簡今將言之而先曰不可言既指之而又曰不可見足以眩夫未嘗學問之庸人矣由學者觀之豈不適以爲未嘗見未嘗知之驗哉

問荆公與蘇公之學朱子曰二公之學俱不正荆公取佛老之似亂孔孟之真仗人主之威行空言之教蘇氏蚤拾蘇張之緒餘晚醉佛老之糟粕二人之學皆謂之不知道可也

朱子曰文定從龜山求見上蔡畢竟文定之學後來得於  
上蔡者爲多 胡致堂議論英發人物偉然可謂豪傑  
之士 五峰善思然思過處亦有之 黃直卿言五峰  
說好惡性也本是要說得高却反說得低了曰依舊是  
氣質上說其嘗與他改云所以好惡者性也 五峰云  
學欲博不欲雜守欲約不欲陋此天下之至言也

朱子曰陳忠肅公剛方正直之操得之天資而其燭理之  
益精陳義之益切則學問之功有不可誣者 陳了翁  
說人當自試以觀己之力量 陳了翁曾作諫官及被  
謫猶着白布衫繫麻鞋赴甸呈朝廷行遣罪人正欲以

此困辱之若必求免是不受君命也不受君命不受天  
命也而可乎

朱子曰李忠定公雖以讒間竄斥瀕九死而其愛君憂國  
之志終有不可得而奪者是亦可謂一世之偉人矣  
又曰李綱入來方成朝廷

朱子曰趙丞相中興名臣一人而已

朱子曰張無垢始學龜山之門而逃儒以歸於釋其所論  
著皆陽儒而陰釋

朱子曰辛丈今日如此人物豈易可得向使早向裏來有  
用心處則其事業俊偉光明豈但如今日所就而已耶

朱子曰子靜之學看他千般萬狀病只在不知有氣稟之  
雜

朱子曰洪氏釋懷沙曰知死之不可惜則舍生而取義可  
也所惡有甚於死者豈復愛七尺之軀哉其言偉然可  
立懦夫之氣此所以忤檜相而貶死也可悲也哉近歲  
風俗頹敗不復聞有道此等語者此又深可畏云

朱子曰歐公之言曰後世苟不公至今無聖賢蓋俗情之  
好惡雖有長短而公論之光明終不泯滅此古之君子  
所以未能以此而易彼也與 以上分五十五節

前輩第十八

朱子曰前輩固不敢議論然論其行事之是非何害固不  
可鑿空立論然讀書有疑有所見自不容不立議論

朱子曰孟子後荀揚淺濟不得事只有王通韓愈好又不  
全安卿曰他也只是見不得十分不能止於善也曰也  
是 漢儒惟董仲舒純粹其學甚正非諸人比只是困  
苦無精彩極好處也只有正誼明道兩句下此諸子皆  
無足道如張良諸葛亮固正只是麓 武侯名義俱正  
無所隱匿其為漢復讐之志如青天白日人人得而知  
之有補於天下後世非子房比也蓋為武侯之所為則  
難而子房投間抵隙得為即為故其就之易耳頃見李



先生亦言孔明不若子房之從容子房不若孔明之正大  
文中子論治體處高似仲舒而本領不及爽似仲舒而純不及  
董仲舒才不及陸宣公而學問過之張子房近黃老而隱晦不露  
王通於世務變故人情物態施爲作用處極見得分曉只是於大體處却有病韓退之於大體處見得而於作用施爲處却不曉  
史以陸宣公比賈誼誼才高似陸宣公公諳練多學更純粹  
問陸宣公比諸葛武侯如何曰武侯氣象較大恐宣公不及  
韓退之却有些本領非歐公比原道其言雖不精然皆實大綱是

問本朝人物曰韓富規模大又龔溫公差細密又小了  
翁有濟時之才道鄉純粹才不及也  
使了翁得志必有可觀

王近思曰霍光小心謹厚而許后之事不可以爲不知馬援戒諸子以口過而褻屍之禍乃口過之所致  
二人之編在小學無亦取其一節邪  
朱子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取人之善爲已師法正不當如此論也  
後人據紙上語指點前人甚易爲力不知事到手頭實要處斷毫髮之間便有成敗

朱子曰古之聖賢其文可謂盛矣然豈有意學爲如是之

文哉有是實於中則必有是文於外 有治世之文有  
衰世之文有亂世之文 文字之設要以達吾之意而  
已政使極其高妙而於義理無得焉則亦何所益於吾  
身而何所用於斯世 文章須正大須教天下後世見  
之明白無疑 有典有則方是文章 至乎學問以明  
理則自然發為好文章詩亦然

朱子曰古人文章只是平熟而意自長後人文章務意多  
而酸澁如離騷初無奇字只恁說將去自是好 理之  
至當不容有二若以必自己出而不蹈前人為高則私  
意而已

朱子曰仲舒為人寬緩其文亦如其人 揚雄之太元法  
言蓋亦長楊較獵之流而粗變其音節初非實為明道  
講學而作也 韓文力量不如漢文漢文不如先秦戰  
國 韓退之議論正規模大柳子厚較精密 問韓柳  
二家文體孰正曰柳文自高古但不甚醇正 杜詩佳  
處有在用事造語之外者 歐公文字大綱好處多  
六一文一唱三歎今人如何作文 某未冠而讀南豐  
先生之文愛其詞嚴而理正居嘗誦習以為人之為言  
必當如此乃為非苟作者 東坡之言曰吾之為文必  
與道俱則是文自文而道自道待作文時旋去討箇道

來入裏面此是他大病處 文士巧於語言爲人所說  
易入邪徑如近世陳無已之不見章雷州呂居仁之不  
答梁師成蓋絕無僅有之爲可貴也

朱子曰韓退之及歐蘇諸公議論不過主於文辭少間却  
是邊頭帶得些道理其本意終是可見 文章到歐曾  
蘓道理到二程方是暢荆公文暗

朱子曰科舉文字固不可廢然近年翻弄得鬼恠百出都  
無誠實正當意思一味穿穴旁支曲徑以爲新奇此是  
今日莫大之弊今欲革之莫若取三十年前渾厚純正  
明白俊偉之文誦以爲法此亦正人心作士氣之一事

也 或問應舉之法當如何曰略用體式而隳括以至  
理

朱子曰當世學術分裂上者入於佛老下者流於管商學  
者既各以其所近便先入者爲主而又驅之以其好高  
欲速之心是以前者既以自誤而遂以自欺後者既爲  
所欺而復以欺人文字愈工辯說愈巧而其爲害愈甚  
朱子曰近日又有一般學問廢經而治史略王道而尊霸  
術極論古今興亡之變而不察此心存亡之端若只如  
此讀書又若不讀之爲愈也

朱子曰近年以來乃有假佛釋之似以亂孔孟之實者其

法首以讀書窮理爲大禁常欲學者注其心於茫昧不可知之地以僥倖一旦恍然獨見然後爲得蓋亦自謂得之者矣而察其容貌詞氣之間修己治人之際乃與聖賢之學有大不相似者

朱子曰老子之學大抵以虛靜無爲冲退自守爲事故其爲說常以懦弱謙下爲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爲實其爲治雖曰我無爲民自化然不化者則亦不之問也老子說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若離了仁義便是無道理了又更如何是道老莊之學不問義理之當否而但欲依阿其間以爲全身避禍之計君

子不以人廢言言有可取安得而不取之如莊子所謂嗜欲深者天機淺此語甚的當不可盡以爲虛無之論而妄訾之也莊子說子之於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至臣之於君則曰義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他看那君臣之義却似逃不得不奈何須着臣服他更無一箇自然相胥爲一體處楊朱之學出於老子蓋是楊朱曾就老子學來故莊列之書皆說楊朱孟子闢楊朱便是闢莊老子周謨曰平時慮爲異教所汨未嘗讀莊老等書今欲讀之何如曰自有所主則讀之何害要識其意所以異於聖人者何如耳

朱子曰佛氏盡出老莊 列子言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  
根我尚何存者卽佛書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  
之所出也他若此類甚衆

問佛與老莊不同處朱子曰老莊絕滅義理人倫未盡至  
佛則人倫滅盡至禪則義理滅盡 楊墨直是硬地做  
佛氏最有精微動得人處

朱子曰釋氏虛吾儒實釋氏二吾儒一釋氏以事理爲不  
緊要不理會又云儒釋之異正爲吾心與理爲一而彼  
以心與理爲二耳 釋氏謂人死爲鬼鬼復爲人如此  
則天地間常是許多來來去去更不由他造化生生必

無是理也 雖自以爲直指人心而實不識心雖自以  
爲見性成佛而實不識性是以殄滅彝倫墮於禽獸之  
域而猶不自知其爲罪 釋氏本惡人欲併與天理之  
公者去之吾儒去人欲所謂天理者昭然矣 上蔡云  
釋氏之論性猶儒者之謂心釋氏之論心猶儒者之謂  
意此語剖析極精 佛學之與吾儒雖有畧相似處然  
正所謂貌同心異似是而非者不可不審

朱子曰不盡其書而欲折其是非猶不盡人之辭而欲斷  
其曲直何能果於自決而使之心服也 俗儒不知天  
命之大故爲異說所述反謂聖學知人事而不知死生

豈不誤哉。以其有空寂之說而不累於物欲也。則世之所謂賢者好之矣。以其有奇妙之說而不滯於形器也。則世之所謂智者悅之矣。以其有生死輪迴之說而自謂可以不淪於罪戾也。而天下之傭奴鬻婦黥髡盜賊亦匍匐而歸之矣。聖門之學。下學上達。至於窮神知化。如釋氏理須頓悟。不假漸修。是上達而下學也。其與聖學亦不同矣。天下之理。其本有正而無邪。其始有順而無逆。故天下之勢。正而順者常重。而無待於外邪而逆者常輕。而不得不資諸人。此理勢之必然也。胡不以今世佛學觀之。吾所以拒彼者至矣。彼未嘗不求自附於吾儒。蓋不如是則尤反側而無以自安也。其理之悖說之窮於此。亦可槩見爲吾學者深拒力排。未嘗求合於彼而爲彼學者支辭蔓說。惟恐其見絕於我。是於其心疑亦有所不安矣。

朱子曰。孟子平時論楊墨亦平平耳。及公都子一爲好辯之問。則遂極言之。以至於禽獸。蓋彼之惑既愈深。則此之辯當愈力。其擒縱低昂自有準則。蓋亦不期然而然。然禽獸之云。乃其分內。非因激而增之也。不討賊而謂人勿討者。克逆之黨也。不距楊墨而謂人勿距者。禽獸之徒也。聖賢立法之嚴。至於如此。可不畏哉。出邪。

則入正出正則入邪兩者之間蓋不容髮也雖未知道而能距楊墨者是心術向正之人所以以聖人之徒許之與春秋討賊之意同 問夷之請見而孟子終不見之何也曰孟子雖以闢邪說爲已任然不過講明其意傳之當世使聞者有以發悟於心而自得之耳固不輕接其人交口競辯以屈吾道之尊也 聖賢之於異端距之甚嚴而於其來歸待之甚恕距之嚴故人知彼說之爲邪待之恕故人知此道之可反仁之至義之盡也 邪說害正人人得而攻之無論聖賢如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不必士師也 向來見人陷於

異端者每以攻之爲樂勝之爲喜近惟覺彼之愚昧爲可憐而吾道之不振爲可憂誠實痛傷不能自己不知是年老氣衰而然耶抑亦漸得性情之正而然耶 有李伯聞者舊嘗學佛自以爲有見論辯累年不肯少屈近嘗來訪復理前語某因問之天命之謂性公以此句爲空無一法耶爲萬理畢具邪若空則浮屠勝果實則儒者是此亦不待兩言而決矣渠雖以爲實而猶懸著前見則謂因前所謂空者而講學以實之某又告之曰此實理也而以爲空則前日之見誤矣今欲真窮實理亦何藉於前日已悞之空見而爲此二三邪渠遂脫然

朱子學白 卷下 正誼堂  
肯捐舊習而從事於此此人氣質甚美內行修飭守官  
亦不苟得其回頭吾道殊有賴也 程子曰學不欲佛  
是見得他小自然不學真知言哉

朱子曰異端害正固君子所當闢然須是吾學既明洞見  
大本達道之全體然後據天理以開有我之私因彼非  
以察吾道之正議論之間彼此交盡而內外之道一以  
貫之如孟子論養氣而及告子義外之非因夷子而發  
天理一本之大豈徒攻彼之失而已哉所以推明吾道  
之極致本原亦可謂無餘蘊矣 孟子論鄉原亂德之  
害而卒以君子反經爲說此所謂上策莫如自治者

學者既學聖人則當以聖人之教爲主 以上十八節

### 斯文第十九

朱子曰斯文既在孔子孔子便着做天在 三王之法各  
是一王之法故三代損益文質隨時之宜孔子所立之  
法乃通萬世不易之法 韓退之云孔子之道大而能  
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性之所  
近此說甚好 問孔子當周衰時可以有爲否曰聖人  
無不可爲之事又問聖人固無不可爲之事有不可爲  
之時否曰聖人無不可爲之時若時節變了聖人又自  
處之不同曰孔子豈不知時君必不能用已曰聖人豈



有逆料君能用我與否到得後來說不復夢見周公與  
吾已矣夫聖人自知其不可為矣 春秋之時三綱淪  
矣孔子請討弑逆此天下之大幾也斯事一正三綱可  
整天下事可次第舉矣沐浴而朝敬其事以卜天意也  
戴少望謂顏淵死聖人觀諸人事鳳不至圖不出聖  
人察之天理不夢周公聖人驗之吾身然後知斯道之  
果不行而天之果無意於斯世也這意思也好 不然  
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平此見孔子渾是  
天理 問聖人恐不從下學中來曰不要高了聖人越  
說得低越有意思

問顏子所樂何事朱子曰人之所以不樂者有私意爾克  
已之私則樂矣 問顏子之學莫是先於性情上着工  
夫否曰然

朱子曰仲弓資質溫粹顏子資質剛明

朱子曰曾子之學大抵力行之意多 曾子三省看來是  
當下便省有不是處便改 孔門自顏子以下穎悟莫  
若子貢自曾子以下篤實莫若子夏

朱子曰子路仕衛之失却是見不到非知其不義而苟為  
也

朱子曰曾點開闢漆雕開深穩 曾點之志如鳳凰翔于

千仞之上 學者須是有三子之事業又有曾點之襟  
懷方是不偏 子思別無所考只孟子所稱如標使者  
出諸大門之外北面再拜稽首而不受如云事之云乎  
豈曰友之云乎之類這是甚麼樣剛毅

朱子曰孟子集義上工夫多養氣只是一箇集義 孟子  
說滕文公便道性善他欲人先知得一箇本原則爲善  
必力去惡必勇

朱子曰孟子教人多言義理大體孔子則就切實做工夫  
處教人 孔子尊周孟子不尊周如冬裘夏葛饑食渴  
飲時措之宜異耳

朱子曰明道言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孟子其迹著或問  
顏子之微有迹處曰如願無伐善無施勞皆是 孟子  
明則動矣未變也顏子動則變矣未化也 曾子子思  
孟子大畧皆相似 程子每言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  
據人須是學顏子之學則入聖人爲近有用力處

朱子曰孔子道大德中而無跡故學之者沒身鑽仰而不  
足三子志潔行高故慕之者一日感慨而有餘

朱子曰周子不由師傅默契道體建圖屬書根極要領  
先生之學其妙具於太極一圖通書之言皆發此圖之  
蘊而程先生兄弟語及性命之際未嘗不因其說 黃

庭堅言茂叔人品甚高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延平先生稱其善形容有道者氣象

朱子曰明道先生德性寬大規模廣濶伊川氣質剛方文理密察其道雖同而造德各異 明道渾然天成不犯人力伊川工夫造極可奪天巧明道之言發明理致通透灑落善開發人伊川之言即事明理質慤精深尤耐咀嚼然明道之言一見便好久看愈好所以賢愚皆獲其益伊川之言乍見未好久看方好故非久於玩索者不能識其味 問明道可比顏子伊川可比孟子否曰明道可比顏子孟子才高恐伊川未到孟子處然伊川

叔束檢制處孟子却不到 尹氏言程先生踐履盡一部易其作傳只是因而寫成此言尤有味 伊洛拈出敬字直是學問始終日用親切之妙 又曰程先生有功於後學者最是敬之一字有力 若天資大段高則學明道若不及且學伊川橫渠 伊川謂性即理也一句直自孔子後惟伊川說盡這一句便是千萬世說性之根基

朱子曰橫渠做正蒙時或夜裏默坐徹曉他直是恁地勇方做得 張公之於先生論其所至竊意其猶伯夷伊尹之於孔子 氣質之說始於張程極有功於聖門有

補於後學前此未曾有人說到故張程之說立而諸子之說泯矣 程張二先生固可仕而仕然亦未嘗不可止而止也

朱子曰康節心地虛明所以推得天地萬物之理 康節學於李挺之請曰願先生微開其端毋竟其說此說極好學者當然須是自理會出來便好

長孺問先生須得邵堯夫先知之術朱子久之答曰吾之所知者惠迪吉從逆凶滿招損謙受益若是明日晴後日雨吾安得知耶

朱子曰周子從理上看邵子從數上看都只是這理劉砥曰畢竟理較精粹曰從理上看則用處大數自是細碎朱子曰和靖在程門直是十分鈍底被他只就一箇敬字上做工夫終被他做得成 上蔡先生頗以該洽自多講貫之際旁引傳說終篇成誦程子笑曰子可謂玩物喪志矣先生聞之乃盡棄所學而學又曰如以生意論仁實理論誠以常惺惺論敬其命理皆精當而直指窮理居敬爲入德之門則於夫子教人之法又最爲得其綱領 楊龜山言饑食渴飲手持足行便是道是認欲爲理也 龜山天資高朴實簡易然所見一定更不須窮究其嘗謂這般人皆是天資出人非假學力 或問

呂游揚侯四子之說孰優曰此非後學之所敢言也但以程子之言論之則於呂稱其深潛縝密於游稱其穎悟溫厚謂揚不及游而亦每稱其穎悟謂侯生之言但可隔壁聽今且孰復其言究覈其意而以此語證之則其高下淺深亦可見矣

朱子曰龜山先生倡道東南士之遊其門者甚衆然語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羅公蓋一人而已延平先生從之學講誦之餘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其氣象爲如何而求所謂中者若是者蓋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真有在於是 延平先生資稟勁特氣節豪邁而充養完粹無復圭角精純之氣達於面目色溫言厲神定氣和語默動靜端詳閑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居恂恂於事若無甚可否及其酬酢事變斷以義理則有截然不可犯者 李先生教人大抵令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卽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此乃龜山門下相傳指訣然當時親炙之時貪聽議論又方竊好章句訓詁之習不得盡心於此至今若存若亡無一的實見處辜負教育之意每一念此未嘗不愧汗沾衣也

朱子曰敬夫見識純粹踐行純實使人望而敬之 敬夫

見處卓然不可及從游之久反復問益爲多 呂伯恭  
舊時性褊急後因病中讀論語至躬自厚而薄責於人  
有省遂如此好 呂伯恭嘗言道理無窮學者先要不  
得有自足心此至論也

朱子曰直卿志堅思苦與之處甚有益此道不是小事須  
喫些辛苦方可望 又與直卿書云南軒云亡吾道益  
孤朋友亦難得十分可指擬者所望於賢者不輕

朱子曰季通有精詣之識卓絕之才不可屈之志不可窮  
之辯 造化微妙惟深於理者識之吾與季通言而未  
嘗厭也 人讀易書難季通讀難書易 季通學行之

餘尤邃律曆討論定著遂成一家之言使千古之誤曠  
然一新而溯其源流皆有成法

朱子曰陳淳書來甚進異日未可量也

朱子聞周舜弼游屏山曰園雖佳而人之志則荒矣 正  
思任道勇而用力專又云小學字訓甚佳言語雖不多  
却是一部大爾雅也 吳伯豐相從累年明敏過人儘  
能思索從事州縣隨事有以及民而自守勁正不爲時  
勢所屈甚不易得今乃不幸短命而死甚可傷悼 又  
云自其云亡念之不已蓋朋友中敏悟未見其比意其  
他日可以任傳付之責者非獨爲遊好之私情也 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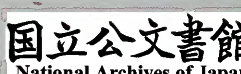
合純篤膚仲疎敏 漢卿身在都城俗學聲利場中而能閉門自守味衆人之所不味同門之士亦鮮有見其比者 李敬子志尚堅苦不易得但看義理未甚明徹細密耳 伯崇精進之意反不逮前而擇之見趣特愈見精密

朱子與仲默帖曰書來未有分付處議定綱領便與下手爲佳 正甫趨向持守甚不易得但看文字亦多強說處此學者之通患前輩亦或不能免先聖謂寬以居之子張謂執德不弘正爲救此病耳 至之少精深蜚卿少寬心二病正相反

朱子因諸生請問不切曰群居最有益而不相講貫如何得長進 嘗誨學者曰聖賢教人無非下學工夫 聖人教人如一條大路平平正正自此直上可以到聖賢地位只是要人做得徹 聖賢只是做得人當爲底事盡做到聖賢止是恰好不是過外 苟能復其本有之性爲聖爲賢不負天地生成 以上二十五節

道統第二十

朱子曰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 道之在天下者未嘗亡惟其託於人者或絕或續故其行於世者有明有晦是皆天命之所爲非人智力之所能



及也

朱子曰韓子言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此非深知所傳者何事則未易言也

朱子曰由堯舜至孔子率五百餘歲而聖人一出所以異世同心歷聖同道道統繩繩相續不絕者實賴同時之見而知之者知之於先而異世之聞而知之者得以知之於後耳

朱子曰天理民彝不可泯滅百世之下必將有神會而心得之者 周子贊曰道喪千載聖遠言湮不有先覺孰開我人書不盡言圖不盡意風月無邊庭草交翠 程伯子贊曰揚休山立玉色金聲元氣之會渾然天成瑞日祥雲和風甘雨龍德正中厥施斯普 程叔子贊曰規圓矩方繩直準平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布帛之文菽粟之味知德者希孰識其貴 張子贊曰蚤悅孫吳晚逃佛老勇撤臯比一變至道精思力踐妙契疾書訂頑之訓示我廣居

朱子自贊曰從容乎禮法之場沈潛乎仁義之府是予蓋將有意焉而力莫能與也佩先師之格言奉前列之餘



矩惟闇然而日修或庶幾乎斯語

朱子因論道理曰某自十四五歲便覺這物事是好底物  
事心便愛了

朱子曰某十六歲便好理學十七歲便有如今學者見識  
朱子曰蓋嘗讀易而得其兩言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以  
爲爲學之要無以易此而未知其所以用力之方也及  
讀中庸見其所論修道之教而必以戒謹恐懼爲始然  
後得夫所以持敬之本又讀大學見其所論明德之序  
而必以格物致知爲先然後得夫所以明德之端旣而  
觀夫二者之功一動一靜交相爲用又有合乎周子太

極之論然後又知天下之理幽明鉅細遠近淺深無不  
貫乎一者

朱子曰舊讀程子之書有年矣而不得其要比因講中庸  
首章之旨乃知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者兩言雖  
約其實入德之門無踰於此

朱子曰平生自知無用只欲修葺小文字以待後世庶有  
小補於天地之間

朱子曰繙動冊子便覺前人闕畧病敗欲以告人而無可  
告者又不免輒起著述之念

朱子曰某一生只看得大學啓蒙文字透見前賢所未到

處溫公作通鑑言平生精力盡在此書其於大學亦然  
又曰其作通鑑綱目後世君子必有取焉

朱子曰一生辛苦讀書微細揣摩零碎刮剔及此暮年略  
見從上聖賢所以垂世立教之意枝枝相對葉葉相當  
無一字無下落處

朱子曰不用其許多工夫亦看其底不用不用聖賢許多  
工夫亦看聖賢底不出

朱子曰其當初講學也豈意到這裏幸而天假之年得見  
道理在這裡今年便覺勝似去年去年便覺勝似前年  
朱子曰精力有限而道體無窮人欲易逃而天理難復凜

乎日以憂懼蓋未知所以脫於小人之歸

黃直卿曰先生竭其精力以研窮聖賢之經訓於大學中  
庸則補其闕遺別其次第綱領條目粲然復明於語孟  
則深原當時答問之意使讀而味之者如親見聖賢而  
面命之 又曰於易與詩則求其本義攻其末失深得  
古人遺意於數千載之上於書則疑今文之艱澁反不  
若古文之平易於春秋則疑聖心之正大決不類傳註  
之穿鑿於禮則病王安石廢罷儀禮而傳記獨存於樂  
則憫後世律尺既亡而清濁無據是數經者亦嘗討論  
本末雖未能著爲成書然其大旨固已獨得之矣

黃東發曰謂易本十筮謂詩非美刺謂春秋初不以一字  
為褒貶皆曠世未聞之高論

熊去非曰公之修三禮自家鄉至邦國王朝大綱小紀詳  
法略則悉以屬之門人黃氏榘且曰如用之固當盡天  
地之變酌古今之宜而又通乎南北風氣損文就質以  
求其中可也

李正叔曰先生集小學書使學者得以先正其操履集近  
思錄使學者得以先識其門庭

許平仲曰小學四書吾敬信如神明能明此他書雖不治  
可也

黃東發曰敬齋箴先生自警者作聖工夫於斯為至

黃直卿曰若歷代史記則又考論西周以來至於五代取  
司馬公編年之書緝以春秋紀事之法綱舉而不繁目  
張而不紊國家之理亂君臣之得失如指諸掌 又曰  
周程張邵之書所以繼孔孟道統之傳歷時未久微言  
大義鬱而不章先生為之哀集發明而後得以盛行於  
世太極先天一圖精微廣博不可涯涘為之解剝條畫  
而後天地本原聖德蘊奧不至於泯沒程張門人祖述  
其學所得有淺深所見有疎密先生既為之區別以悉  
取其所長至或見識小偏流於異端者亦必研窮剖析

而不沒其所短 至於星曆地志曲藝小數不可以悉  
究騷人墨客窮年卒歲僅見其可稱莫不折之以理而  
各造其極

李彥中曰元晦進學甚力樂善好義鮮與倫比又曰頴悟  
絕人力行可畏其所論難體認切至

蔡伯靜曰先生晚年閉居於大本大原之地充養敦厚人  
有不得窺其際者

蔡茲爲考官得朱子所試策歎曰三策皆欲爲朝廷措置  
大事他日必非常人

孝宗問陳俊卿識朱某否俊卿對曰今日正當得此等人  
布之朝列所謂猛虎在山藜藿不採汲黯在朝淮南寢  
謀者也

黃裳爲嘉王府翊善光宗諭之裳曰若欲進德修業追迹  
古先哲王須用天下第一等人光宗問爲誰對曰朱某  
也

張敬夫答陸子壽曰元晦卓然特立真金石之友也

黃東發曰乾淳之盛晦菴南軒東萊稱三先生獨先生年  
最高講學最久門人最多

熊去非曰文公之學聖人全體大用之學也本心身則爲  
德行舉而措之家國天下則爲事業又曰公之身雖拙

於時而公之道卒信於其後者天也

胡炳文曰朱子出而自周以來聖賢相傳之道一旦豁然如大明中天昭晰呈露然則所謂百世之下必有神會而心得之者朱子亦當自見其有不得辭者矣

黃直卿曰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先生而始著

真希元曰孔孟之道至周子而復明周子之道至二程而益明二程之道至朱子而大明其視曾子子思孟子之傳若合符節豈人之所能爲也哉天也

劉夢吉曰邵至大也周至精也程至正也朱子則極其大盡其精而貫之以正也

李正叔曰先生之道之至原其所以臻斯闕者無他焉亦曰至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敬者又貫通乎三者之間所以成始而成終也又曰洙泗以還博文約禮兩極其至者先生一人而已

黃直卿曰公平正大者先生之心剛毅勇決者先生之氣嚴威儼恪者先生之容精深廣博者先生之學先生之於道可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聖賢而無疑矣熊去非曰周東遷而夫子出宋南渡而文公生

李正叔曰夫子之經得先生而正夫子之道得先生而明起斯文於將墜覺來裔於無窮雖與天壤俱弊可也

學的曷爲而作擬論語也 昔人僭擬論語得罪聖門曷爲效之王通自著書以已擬孔子愚則采輯朱子語而竊推之以繼孔子之後非效通也效曾子有子之門人也豈謂僭哉 朱子之言天下後世家傳而人誦之何用此爲朱子平生著述多是闡明聖經賢傳之旨未嘗自爲一書此愚所以不揆寡陋而妄有所輯也 今所輯者多經書傳註中語學者旣已熟聞之矣而又贅之者何此亦朱子輯近思錄采程

氏周易春秋傳文之意也 名以學的者何學以聖人爲的龜山楊子之言也而朱夫子於中庸或問論中和位育處亦以是爲言喻學者之必志於爲聖賢亦如射者之必志於中的也愚於九篇載之不無意焉 自昔性理諸書皆始於太極今先下學何書爲初學者作也 論語編次無倫今有次第者何論語之書成於衆賢之所記而愚此書則采夫子之成書故也 所謂次第者何姑以首篇言之人之爲學必自下學人事始下學則可以上達矣是則儒者之學也儒者之學學所以至乎聖人之道也其要莫先於

爲己爲人之辨大學一書爲己之學也欲爲爲己之學必先效法於人而後用功於己其用功之要程子所謂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是也以此立志用功循序積累則知與行偕進心與理昭融中外本末隱顯精粗一一周徧是則儒者之學矣古之學者始乎士而終於聖人不過下學上達而已矣若通論其一書則首篇是其凡其第二篇三篇是其用功之要是則程子兩語也蓋今人既無小學工夫須必先於持敬不可不立而理不可以不窮彼夫四書五經以及近世諸儒之書窮理之具也必欲窮理而又不

可不知理之所以名故以字訓繼焉既窮理矣由是而治心由是而治身以之正倫理成治功以至於窮神知化參天地贊化育而極其功用之全是則所謂聖神之能事學問之極功也學者下學人事而至於上達天理如此豈非儒者全體大用之學乎此四篇至九篇之大意也其第十篇敘論語之鄉黨舉朱子平生言行出處示學者以標的也前十篇固已備矣而又續以後十篇何上編如小學之內篇下編則其外編也上編由事以達於理下編則由理而散之事一以進德言一以成德言也自昔先儒論敬皆

自內而之外而今反之何自學者言使有下手處爾  
窮理略於格物而詳於讀書何讀書亦格物之一  
事今之學者無師授而欲舍讀書以窮理吾見其泛  
無歸宿矣 六經次第皆始易次書詩春秋禮而今  
先詩書禮而後及易春秋何由淺以及深也 人倫  
次第皆先君父而後夫婦長幼朋友今以父子兄弟  
夫婦朋友君臣爲序何由近以及遠也 上編旣言  
敬矣而下編又專以仁禮爲一編何孔門教人以仁  
爲先求仁之要由禮而入言禮則敬在其中矣 終  
篇序道統載周程張四子贊而不取邵馬何黃直卿

論朱子道統之所以傳亦云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  
繼其絕而不及邵馬其意蓋本諸此非愚敢妄爲去  
取也 愚編此書成恐或者不能無疑竊觀勉齋先  
生作朱子行狀擬答或人之疑於後因效之書此于  
卷末蓋志所見耳非敢竊比大學中庸之或問也觀  
者尚矜其志而無備責云

天順癸未春正月壬辰後學瓊臺丘濬謹識



天賦聰明春五教士氣於學聖皇立教於臨  
 昔尚德其志而無前古之  
 卷末恭志祖良再非效錄其大學中節之遺聞其  
 主卦宋字皆想對谷其人之強其於四文之書其  
 聖其學而不入信其意蓋本精也非愚也矣  
 簡未下其意之可以有心也而益平而益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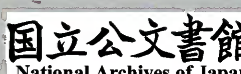
附前刻學的記

學的一書瓊臺丘先生所集木齋謝先生欲翻刻以  
 廣其傳弘治辛酉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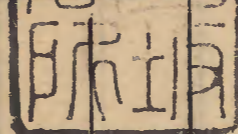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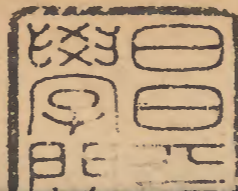
朱夫子九世孫訓導貞考滿抵京授以舊本屬歸刊  
 行無何貞卒未克歸就正德丁卯夏濂以鉅鹿知縣  
 蒙

欽調婺源謁廟之餘貞子燔捧是書具言顛末因命工繡  
 梓藏其家廟俾世守之其作書之由丘先生已有序  
 說若夫

朱夫子之道本諸心見於書流行於天下人人所共



仰濂何所容喙姑此以記歲月云耳  
正德三年戊辰歲秋九月九日後學郭濂記



[Faint vertical text in columns, mostly illegible due to fading and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